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漫塘集卷二十七

宋 劉宰 撰

祭文

祭黃尚書文

度

嗚呼哀哉鄧林之木聳壑干雲孰棟孰梁厥惟梓人江漢東流百川胥會何以受之厥惟滄海公學之粹六經自出公行之偉鬼神可質憲臺諫省去來接踵首摧大姦惟公之勇飯蔬飲水誰其可久勇退十年惟公之守

江淮拯饑政弛因循百萬號呼生為死鄰誰其生之曰  
公之仁淮右汰兵衆疑且驚賣劍買牛鼓舞歸畊誰其  
歸之曰公之明凡公所立焜燿一世某之論公則異於  
是人材實難知才未易心不在焉失之交臂公心懇懇  
一念弗置剛柔異宜清濁殊流或執其偏忽散忽收寔  
能容之公心休休推公此心翕受敷施跨周軼商躋世  
雍熙推公此心涵養成就計功社稷數世之後云何不  
淑而降疾殆虛此會逢明良千載嗚呼哀哉某揆迹雖

疎受知實重江湖歲月自老賓送素車千乘莫陪後從  
一觴之奠寓此哀痛夫豈其私為天下慟嗚呼哀哉

祭李郎中文

道傳

嗚呼故歲之冬君將過余粘紙窓隙掃葉庭除遲君之  
來艤棹寒蒲亦既見止笑語怡愉酌酒瓦盆烘寒地爐  
君失其貴我忘其愚從君西山飛雪先驅千崖圭璧萬  
壑笙竽恍疑三峯釣天帝居杲日朝升分袂首塗余雖  
重別猶懷後圖君握余手泣涕沾裾後會之難豈前知

歟自君西歸僅一交書聞從賓友覽勝匡廬緬懷清致  
悵羽不鳬云何不淑一病弗蘓君貌雖臞而氣則腴一  
麾出守心恬意舒志隘長沙論鄙三閭云何不淑嗚呼  
天乎旅櫬當還客路多虞寂寥歸裝曷供百須我窮莫  
救恨渺江湖投淚修辭往奠生芻寒窗漏日老葉飛枯  
柴門歲晚風景不殊昔迎君來被服襜如今弔君喪丹  
旌天隅吾道非耶嗚呼天乎

祭曹侍郎文

叔遠

惟公洒落之姿恢洪之量風流晉賢寬大漢相朋來四方好惡積億公居其間一笑冰釋嗟我與公賜第同時我掾儀真公亦鸞棲有善必告有過必規道合情親罔間毫釐蜀道萬里君門九重公官其間我病里中有來必書靡書不躬眷眷交情有古人風公薨于朝我懵不知公喪歸矣我弔無期一觴之奠寄此忱意公其鑒之我淚如洗

祭周叔子馬帥文

公早以倫魁受知聖皇金印玉節煒煒煌煌而某碌碌愧死顏行公以一身屏蔽淮土赫赫膚功書在盟府而某謏才無一足數公衣錦衣晝耀鄉邦月榭風亭日到義皇而某卧病輾轉蓬窗事之不同有如此者况復相望不啻十舍人亦有言同氣相求辱先以書懇款綢繆最後手筆諄諄語別諉曰善譴竟成永訣隻雞卮酒往奠棺前沉寥嗣音老淚潸然

祭同年朱景淵通判文

嗚呼景淵太夫人九十在堂須左右扶持君去胡之乎  
數椽僅立二頃未就而婚嫁未畢君去胡為乎廉勤之  
操篤實之姿宦三十年不激不隨從容有常襟度無私  
所居稱治歸輒見思君去何施乎某與景淵舉進士為  
同年名相比為同甲初筮仕為同官首尾三載為同職  
去來不相遠為同時先公長先君一歲同就養金陵二  
父之游相得而某與景淵惟悅親之為則又志同而行  
不違景淵長某三歲視我如弟某事景淵如兄至於有



善相勉有過相規則又有兄弟所不及知者再調以來  
出處不齊僕倦遊而還十有四年于茲雖書疏不數通  
而賦子美春樹暮雲之句詠淵明停雲時雨之詩未嘗  
一日不相思也今年春詩叙金陵舊僚在者惟四人而  
四人之中君又往矣嗚呼使其木石也則可而其猶人  
也寧不悽然以悲耶雖然死生異數理何可推所貴肯  
堂繼厥父基如聞諸郎令德令儀世祿已傳世科可期  
必能承志上奉重闈則景淵雖沒亦何憾於斯一觴之

奠寄此忱辭嗚呼景淵尚或聽之

祭同年趙安伯通判文

嗚呼哀哉紹熙庚戌光廟龍飛臨軒策士實用全儀開  
麗正門以延其至殿陛臚傳自首迄尾維茲正科人幾  
半予某與安伯實惟少年又生同庚而居同邑鴈塔題  
名復同科級邯鄲一夢四十三春當時輩流存者幾人  
某甫中年以疾自棄所望安伯榮華壽祉云胡不淑遂  
止於此矧惟安伯才足濟時外邑內帑于今去思云胡

不淑遂止於斯凡所居官端有可紀尚求其實以詔來  
裔臨穴之義我其可後疾病侵陵弗遑奔走生芻之奠  
聊寄此情舉觴一哭尚想生平嗚呼哀哉

二

惟公縣最有聲朝望已孚國帑攸司禁路權輿含香握  
蘭行奉除書擬究外庸出駕緹車郡國不空歌騰海隅  
上印來歸高風凜如猶期歲晚不覲皇居云胡不淑一  
病弗蘓抑人之生有子是娛公之諸子已登宦塗惟公

此心夫何憾乎其生同甲子居接鄉閭賜第彤庭科甲  
不殊四十三年交情靡渝一觴之奠致此勤渠死生離  
合千古一吁

祭同年李敬子弘齋司直文

嗚呼哀哉孔門三千達者惟十師也猶過商也不及顏  
氏之子庶幾其可夫子猶曰回非助我君方盛年名亞  
禮闈曰吾未學千里求師既登師門早暮服膺切問近  
思反身存誠氣大且剛而以直養先生曰嘻子規汝掌

善小必稱過微必糾先生曰嘻抑我畏友治任而還山  
顛水涯冠者少者浴沂詠歸豈忘君恩豈忘民瘼命也  
奈何聊以娛樂二頃有田七秩得年人生若此夫何憾  
焉師門寂寥千載誰嗣敢謂無人後生可畏風雨對床  
緬焉三紀再會無從有淚如洗嗚呼哀哉

祭王吉州夫人蔡氏文

恭惟夫人行高德備持已之嚴淵臨冰履宅心之靜鑑  
明水止親親尊尊孝敬天至順以事天欽承厥志諄諄

教子由學而仕希聖慕賢蹈仁履義化行于家不怒而  
畏熏然其和粲然有禮內族外姻恤孤閔瘁死者復生  
生者不愧五命恩榮七帙壽祉人世若斯可無憾矣某  
等嘗獲升堂捧觴拜跪正想潘輿春風桃李忽返蓬瀛  
路遙弱水敬奠生芻通家是恃魂兮不昧庶其歆此

祭趙守范母齊國夫人胡氏文

恭惟端明扶顛整亂實維夫人內贊成算于今赫赫廟  
食襄漢晚從令子持節江東百萬饑羸待哺喁喁于今

八郡和氣春風易鎮吳邦財殫粟匱盡傾私藏以佐公  
費奉而行之夫人之志宅生千里正仰母慈駕鶴騫鸞  
忽去何之一觴之奠紆哀謝賜夫人昭昭諒歆茲意

祭梁節卿知縣文

嗚呼哀哉仕莫難於更選謂墮選坑而公辛勤積年亦  
既班改作邑人所難謂負邑債而公拊摩彫瘵亦既三  
載夷塗在前通行無礙云胡不淑而降疾殆跡其平生  
勇於為人而已不自謀義之為重而財非所會蓋操尚

之卓然宜禔福之未艾而止於斯疇不興慨某早託姻  
聯屢承規誨雖死生之永隔想音容而如在年衰既憚  
於奔馳地遠莫親於祖載拭淚修辭敬陳一酌庶或享  
之公靈不昧

祭王吉仲主簿文

文士苦心瑟縮寒窗子不停思笑語徜徉入筆波濤五  
湖三江士志於得場屋逶遲子試輒效如取如攜瓦礫  
紛披璀璨珠璣平居大言或踈於用子才小試塗歌里



誦枳棘叢中而見鸞鳳負才自喜或隘其中子量之寬  
有來必容一氣回春淡蕩和融宜介而壽宜昌其後男  
猶在娠身年方茂天乎弗弔一疾莫救胡厚厥子而短  
其期胡富其蘊而狹其施悠悠蒼天知者其誰某等里  
社攸同朋從自昔蕭寺從容俯仰陳蹟卮酒豆肉物薄  
情深英靈不昧遲子來臨

祭陶章之院判文

嗚呼德無常師三人必有何以輔仁同志曰友非師非

友何以成身曰聖曰賢必求其人古學不傳士習日鄙  
已不師人人必師已高自許子卒以愚死堂堂章之實  
異於是早於其鄉得友曰姜相觀而善其益無方從遊  
於吾得友曰周如切如磋意氣綢繆維師維友繫人取  
舍維姜維周兼此二者從官東淮值宋夫子南軒高弟  
廣平遺裔以道相與以義相磨如晞朝陽如濯清波言  
歸于家動有成則如川之增日進厥德天道難明為善  
不祐官不登朝年僅下壽我述公行師友是先以見章

之學古聖賢二事之報觀者惑焉死者有知寧不介然  
敬因窀穸一觴遠寄申而言之以暢厥旨至於事有牽  
制出門復止送車轢轢我獨留此慟哭西州涕淚如洗  
英靈不昧諒歆此意

祭潘致政文

惟公制行之方持論之介在囂而寂處約而泰豈惟安  
此性之淡泊抑以成其子之遠大嗚呼孰謂廣文曾未  
抵於官舍而千鍾之養季路已嗟其不逮耶雖然子踐

世科身登上壽人生若此遺憾何有老成云亡無復典  
刑一奠生芻傷哉此情

代諸士祭潘致政文

河水東流灌注百川有倬崑崙實發之源鄧林之產可  
用棟國老木先彫澗壑瘁色昔歲賢嗣典我鄉校後生  
初學咸受指教大知勵行細悟緝文匪私淑之家庭之  
聞典刑凜然眉壽未艾恩榮再錫豐養弗待相彼純孝  
罔極之恩凡我及門云胡不悲金瀨湯湯可以航葦匭

富未皇雞絮共致推迹師承必本其先凡我同門永矢弗諼

同衆寄居祭侯節推文

君生名閥蔚有典刑介然自守退若不勝由掾而令屢  
駕宦轍雖更媚嫉莫掩其潔睠彼廣陵翼翼青油有組  
在懷未展厥猷聿來卜居于茲邑里既得良朋云胡不  
喜風度閑閑笑語溫溫惟是德隅隱然自存間出詩篇  
非苟作者於其遊戲允矣靜雅交情之耐逾久而真相

期白首觀善親仁山裂黃流斯人斯疾命實為之藥石  
靡及子方在幼家事孰尸君之瞑矣其心孔悲達觀超  
然胡足芥蒂感念過從維以永慨尊酒在前恍若平生  
呼君不來有淚如傾

祭梁子重主簿文

嗚呼哀哉富貴人所欲患無其基子世上卿冠佩莪蓀  
早歲承恩綠綬斑衣銓闈一鼓奏凱端歸華堂淨深翼  
瓦雲齊田穀千箱園花四圍廬山後前再邇瓜期逸駕

駸駸孰並子馳云胡不淑而止於斯壽亦所欲患無其  
資子性高明紛華弗迷彼事燕游酒肉淋漓或事婦人  
喔咻嚅唳否亦玩物厭常喜奇市馬駿骨買方不龜子  
獨淡然千頃澄陂黃髮兒齒非子而誰云胡不淑而遽  
臻茲嗚呼哀哉父在觀志沒觀所為三年無改亦既過  
之膠柱調瑟更張則宜拳拳子心厥有成規戶庭必肅  
契要必稽有出無濫有入無欺戰戰兢兢臨深履危以  
保厥家俾成無虧云胡不淑弗究厥施嗚呼哀哉林林

而生孰無母慈母懷自昔曰李焉依結髮為婦比翼連  
枝所期百年舉案齊眉幼子在娠長方兒嬉哀哀婦姑  
忍是之思某以肺腑識面孩提十載相從誠意畢推書  
墨未乾訃音在攜月照屋梁尚想容儀卧病江濱寄情  
一卮緘辭長慟知乎不知

祭吳門黃子弘文

惟兄姿稟之粹閑止適嗣問學之正武夷高弟惠然過  
我十年于此最後扁舟同載湯李李謫仙人湯亦奇士



剥啄叩門里巷驚喜莫逆於心一笑相視茅君舊隱峯  
巒峻峙駕言同遊籃輿迤邐萬壑怒號千崖獻瑞玉宇  
瓊樓瑰奇恠詭如駕駝輪超出塵世風捲夜寒天開晚  
霽幽懷未極歸念紛起離腸草草別淚洒洒湯年七十  
李家萬里後會難期理或然耳何意未久湯李俱逝君  
年猶壯今亦已矣況如某者年又過子疾病侵陵餘生  
有幾巍巍高山湯湯流水知音不存絃絕誰繼一觴之  
奠寄茲忱意魂兮有知庶其蒞止嗚呼哀哉

祭洪貢士文

惟君和順中積孝友天至德成于家如玉之粹養性以  
靜制行之獨幽谷蘭芳韻勝無俗惟利惟名舉世營營  
君心澹然沈寥太清四上賢書累逢大典場屋舊遊十  
九軒冕從渠我嗤吾寧彼羨關我田萊算我牆屋我志  
未遑惟弟之屬曰無過求僅取給足名身之殃利怨之  
聚世方多虞君實長慮既全其生復全其死改服示儉  
意蓋出此命豈由亂禮必合宜人亦有言智者過之遠

日已卜親友胥會割牲醺酒修辭以醇以明君心以釋  
世疑君靈昭昭尚笑領之

祭湯元瑞貢元文

惟君幼孤學以成已如澗底松鬱然特起文詞漫爛思  
致深長如有源水浩浩湯湯以昌其詩短章大篇筆走  
龍蛇紙落雲烟霜降水涸方見涯渚云何不淑一朝干  
古西山嵯峨南蕩渺瀰淒其風月誰其領之洮湖之北  
烟霏之東寂寥詩盟誰主誰宗鴈足來書錦囊新製老

我不聞誰祛其蔽斂葬之禮惟厚之從君有石友母憂  
其終女病已瘳男質良嘉君其行矣母憂於家我以弟  
故來弔獨後君靈昭昭母我有咎卮酒之奠以寓余哀  
吾道非耶嗚呼哀哉

祭王節夫文

人希七十君過其五歲晚安居有子有婦且有孩提以  
相媚嫵一室迴環果蔬桑苧雖食無餘然亦不窶一疾  
彌留苦無痛楚撒手而行無憾仰俯某不小人歸繫君

之助拊棺一奠有淚如雨

祭衛晦仲文

嗚呼晦仲伊洛之學源遠莫尋意嚮如君空谷足音良  
工得之美玉精金惜哉諸老如日西沉阪田之特天机  
之急雞羣之鶴恥啄餘粒君性之剛重以介直宜哉所  
嚮落落難入窮達有分君所自知適去適來抑又何悲  
家人嗃嗃始悔終吉三鳳齊飛會集有日素車以送朋  
友則然時祭攸拘奔走不前生芻之奠緘辭以告猶期

一哀及未宿草嗚呼哀哉

祭王親丈文

惟靈為養逐什一之利而於人無毫髮之欺退食於家  
兄弟怡怡屬大祲之連年而有秋之失期恐啜菽之不  
歡致負薪之有疾一朝長往萬事永畢哀哀二母惻惻  
孀妻有子未立云何不悲某幸託姻聯莫陪祖送寄情  
斯文用伸一慟嗚呼哀哉

祭呂翁伯誠文

惟翁勤以成家儉以律已出言謹審遇事敬畏知難則止見惡則避田僅百畝宅惟中制清心寡欲優游卒歲厥初得疾本不足異預虞身後纖悉畢備發篋以授若孫若子以及內外親戚貧悴迺戒二子惟孝惟義勿使外人間汝兄弟勿使公庭決我家事二子曰諾手書以記而今而後自相友悌豈敢忿爭以較微利翁曰爾曹信能若此吾願畢矣含笑入地言歸正寢從容而逝生死了然如翁有幾余與翁家綢繆三世丘壠鬱然繫翁

之庇翁之治命與聞一二當與賢嗣奉承罔墜一觴之  
奠寄茲忱意追惟老成涕淚如洗

祭茅山石道人文

惟翁志在濟物弗私其身醫非師授誠感於神扶曳而  
來疾痛頻呻飲之食之砭劑必親遠或踰年近或浹旬  
既安且寧天涯海濱飯蔬衣麤匪甘匪珍良田接畛華  
屋連雲於我乎館匪舊匪姻從物外遊四方之賓翁嘗  
屬我為記歲辰衰病因仍翁不我嗔掛劍於墓於傳有



云會當為文以勒堅珉歲序方新萬物為春翁乎何往  
天胡不仁聞翁之喪疇不酸辛余豈忘情如太古民知  
翁此心月皎秋旻其去何之太初為鄰遙奠一觴寓此  
情真

祭先考墳破土祝文

某奉先人治命謀葬斯地卜云其吉求則得之天與人  
符亡與存契茲辰之良肇興工役載焚載柝以藉以治  
或夷其高或益其卑坤厚載物神寶司之大懼震動於

爾有神神降之罰俾亡者不寧其居存者不究其蘊是用忘其狂僭薦誠牲酒惟神哀其愚歆其誠而幸赦之其不勝惓惓

甲申粥局謝嶽祠祝文

其惟我先考雲茅居士憂人之憂有志弗遂死葬方山之麓其旁有田二頃歲大稔可得穀百斛積數歲不售適故歲水災春半艱食乃即廟之修廊廣宇為糜以與饑者共一朝飽盖先考之意有屬其奉而行之既所儲

將罄又賴鄉曲好事行義之君子趙若珪等捐金穀以繼比大麥可屑小麥可燎乃已夫羸老廢疾婦人孺子所萃其聲孔嘩其氣甚惡非神道所宜宜降大戾而歷日五十有六役工數十服食薪水之供夜以繼日而無湯火疾厄之虞聚食之人日以萬數而無紛爭蹂踐傷殘之患與朝暮之雨至辰巳而晴民免於泥濕皆非人力所及以是知闔廟之神不惟不加之罪而又默相之某用敢於訖事之三日率二三治事之人具牲酒致祭

于祠下惟神尊高豈屑鑒此抑人事不敢不自力云爾  
戊子粥局謝嶽祠祝文

舊歲夏秋積滂吾邑幸半熟已而旁郡滂甚糴價翔湧  
丐貸無所民不聊生某擬奉先考雲茅居士遺志輟餬  
口之贏為糜以食之而神廟民居皆隘不足集事仰惟  
大神之德與天地同而祠宇之在吾邑者廣深足以容  
衆乃用甲申故事列釜鬻於後而坐來者於前別其老  
幼男女更進迭食始二月丁卯期以既月止既月而民

未食麥邑之大夫士朝奉郎新知建康府溧水縣事王  
遂國子監進士趙崇岬鄉貢進士王虎文等復合衆力  
以續又郡太守馮侯特捐百斛以助迄四月丙午乃止  
惟是神道貴幽而喧祠宇貴潔而穢來者貴敬而容不  
肅又某方事之初怠不預告宜神憑怒因降大戾而自  
始迄終凡奔走執事之人與凡薪水之用無毫髮之微  
有爽于常者是神哀民之濱於死而畧其他不惟不加  
之罪又克相之某之罪尤甚其敢不德謹以訖事之次日

割牲醺酒祇薦祠下以昭神之靈享神之大賜

鄉曲禱社祈雨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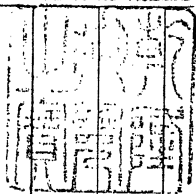
夫設壇壝謹時日以祀明神雖國家定制而年來有司具文行事壇壝徒存誠意不在水旱之災鮮不由此厥今農時已過水涸秧枯雖府縣有禱隨即感通而竟未霑足少稽信宿則歲事去矣民何以生某等寓居此邑實不遑寧是用相率拱告于壇下惟神聰明正直依人而行尚賜哀矜即沛甘澤某等無任迫切俟命之至

謝雨文

某等昨以此邑久旱秧種失時宅生其間利害切已不獲已籲哀壇下辱神之休賜以甘澤曾未信宿畎澮通流某等用是相率再謁壇下割牲醺酒以答神休惟是此邑田之高下相懸旬朝不雨即旱而雨澤稍過亦以滂聞惟神劑量元氣闔闢陰陽尚卒相之使適其平某等且謝且祈以喜以懼

瘞道旁遺骸祝文

骨肉歸土賢愚則均狗馬蓋帷而況於人汝獨何為不  
掩其身隕首路隅髑髏髀荆榛彼嚙者何有犬狺狺彼啄  
者何有烏唆唆時耶命耶天乎不仁坎地以葬非人弗  
因體乖其全魂反其真孰全孰虧萬古同塵





漫塘集卷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漫塘集卷二十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翁樹培

主事<sub>臣</sub>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sub>臣</sub>王燕緒

校對官助教<sub>臣</sub>蔡鎮

謄錄監生<sub>臣</sub>羅喜慶

欽定四庫全書

漫塘集卷二十八

宋 劉宰 撰

墓誌銘

故知吉州王公墓誌銘

開禧改元春詔趣新知吉州王公行仍俾以行期來上  
公祇命就道夏四月戊子次于儀真病卒年六十有三  
其年九月乙酉葬鎮江府金壇縣上元鄉白水塘之原  
公諱萬樞字贊元世居江之德安曾祖韶事裕陵為樞

密副使贈太師燕國公卒諡襄敏國史有傳祖宗擢崇  
寧甲科終左朝奉大夫父彥融終朝請大夫直敷文閣  
累贈金紫光祿敷文始家金壇公其仲子也父任入官  
凡十三轉終奉直大夫由平江府崑山縣尉調秀州崇  
德丞用舉者五人改秩知滁州來安縣淮南路轉運司  
幹官通判建康府知興國軍及吉州凡七更任而一不  
赴崑山得海盜溢賞格吏請出郊以應親獲之文公據  
實却之崇德令受賕醜正疾公如讎臺諫以其私問覆

護如所厚建康有殺人獄歷十二年數更官而情不得  
公自崇德往一問即承畱守劉忠肅公珙欲以平反薦  
公辭不受曰賞者一而罰者衆吾不忍也來安政成郡  
以全椒令闕政麗檄公暫往全椒人喜出迎來安人遮  
道不可郡重違兩邑民俾兼治之入淮南幕當思陵升  
遐光宗御極弔賀之使相屬計臺職護視費夥事殷會  
使者闕公頗其任比六七往反用不加廣而肅給過於  
平時進貳建康與帥合謀矯發倉廩以賑饑多所全活

府更二帥鄭公僑張公杓中間趙公師巽以王人攝事  
鄭端清鎮物張明敏過人府事一以委公既受代張從  
外薦鄭欲從中用之會公之子逢及遂俱以妙年名貢  
籍言者以為私論罷起知興國軍給久耕之要劑而民  
免奪攘蠲河渡之歲課而民不病涉賦斂之苛零者省  
之先期者緩之部刺史有偏聽久繫人於獄者公察其  
無辜立出之姦民有稔惡於鄉官吏不敢誰何者公發  
其積愆窮治之夫婦離歸者賙之使復合兄弟競分者

愧之使弗爭貢士之不能行遠官之不能歸旅櫬之不能葬公有以資之又斥餘財興學舍葺公宇治兵防創六城樓摘坡仙句扁其西曰疊山著最勝也先是郡苦淮衣之征蓋方承平時防河之卒賦衣淮西之蘄黃蘄黃轉市於興國因以為賦絹以匹計四千一百錢以緡計萬三千皆有奇版曹視為經費更太守數十不能去公於臨遣次亟言之數奏剴切上意感悟退又白御史御史繼以請詔蠲其半餘令郡以他賦代輸仍命漕臣

補助悉不取之民後二年版曹復援故事行下幸公已至力持前奏竟格不行蓋非公言之於臨遣之初則無以悟上意非公持之於治郡之日則無以杜方來成始成終繫公一力興國人畫像祠之秩滿部使者上其政且進用矣公急於及民願復興國執政以吉為江左大州兵賦所仰亟以命公吉距興國不遠民熟公政徯之如慈父母故公之亡二州之人皆依依然公寬厚有容坦夷無隱和平制行不矯尤以絕人警敏見機不唯阿



以逐物以謹寔訓其子以儉約飭其家蚤歲敏於文以是受知當路四舉禮部咸在高選好讀書卧興與俱弟萬寶場屋困躋養生送死悉仰於公嫁其女猶已女從弟有同寓里者屬雖疏視之如親教養其子十年猶一日伯姊之子蚤孤今表表自立公實成之病且革猶命遂曰其甥未奠居宜以別業畀之其篤於情義如此喜賓客謁至必出卑以自牧無訑訑色建康論罷後三年逢為龍飛進士又三年遂亦擢第言者愧悔而公愜喜

不形前夫人范氏卒於淳熙戊戌今夫人蔡氏子五人  
適以疾廢逢終迪功郎建康府溧水縣主簿遂迪功郎  
臨安府富陽縣主簿為文雅健無世俗浮靡之氣足以  
名世無疑遜受公遺澤近選皆業進士女三人長適迪  
功郎處州松陽縣尉趙汝顓次適從政郎鎮江府府學  
教授許溪季適進士衛洵既葬遂奉前刑部侍郎曾公  
災之狀來請曰先君平生蒞官行已曾公之狀靡不詳  
曾天子從臣嘗參太史筆其言足以傳信矣抑先君曾

氏之所自出吾猶慮後世疑其私子嘗吏建康於先君  
為屬居於鄉先君數登進之知先君之詳而弗累於私  
莫如子敢請銘其謝不能數矣而遂固以請乃為之銘  
曰

有矯斯才而詭其常有煦斯人而弛其防行也則偏政  
焉靡臧惟中惟和君子之方嗚呼王公今也則亡制行  
之平匪師匪商實政在人駕龔軼黃施弗克遐而道宗  
光茅峯之支白水之塘於千萬年君子之藏

霍氏墓誌銘

丹陽竇君從謙將葬其妻霍氏以書來言曰霍常之望族有以選為鎮江軍節度推官瀛其名者吾妻之父有以廷對魁天下曰端友者其從曾大父也吾妻何之自出有為勅令所刪定官幾先其名者其外祖父為禮官曰洵直者其外曾大父也惟其內外名家禮法相承故吾平日之所以樂施予薄奉養者吾妻之奉佛茹素有以先我也所以崇師儒喜賓客者吾妻之好賢樂善有

以助我也吾之培植吾家所以益裕於前者吾妻掖我以儉勤也吾之奮身田里庀司禁林所以甚宜其官而卒免於戾者吾妻飭我以廉謹也而得年不遐相我不卒此吾所以悼痛其亡而丐子之文以永其傳也余與竇君輩行相先後居相遠婦人無外事其然歟其不然歟余不得詳也然余聞竇君富而好禮所館多知名士士亦雅為盡心知警戒相成要必有道故為述大概俾納諸壙竇君前幹辦翰林司今授盱眙軍兵馬都監秩

修武郎三子湘江淮皆業進士三女長許嫁進士徐德裕次許嫁登仕郎胡際季尚幼霍氏享年四十有五其卒以開禧丁卯四月九日其年十有二月壬寅朔葬于縣之永濟鄉顧莊之原祔於皇姑禮也銘曰

大家之匹名家自出百世之嚴斯言之質

柳宮巡墓誌銘

括蒼柳謨述其兄之行來告曰先兄與故吏部侍郎梁公為姻家而子梁婿也蓋嘗介外姻以謁于子今其不

幸齎志以沒具葬矣而銘文未具將無以掩諸幽其孤  
眇然銜哀就位不能匍匐請命謨不勝手足之情敬拜  
以請某方謝不能而使者曰是行也往反三千里非文  
無以復命敢固以請僕既重違柳君之請又以其使者  
之言為不謬故不辭而為之書君諱謚字仲靜世為麗  
水人曾祖某祖某父某始其先卜葬于鳳凰山掘地得  
雙魚相者曰富貴之祥其後有徙于他州者簪纓蟬聯  
而君家以富聞君性謙厚不以富驕人雅淡不以物繫

情故兵部郎中梁公汝永篤實人也一見契合遂歸以女兵部以文學發聞徧儀學省故君所與游皆聞人嘗慨然曰士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吾雖不達視困窮者有間矣盍有以善其鄉故以緩急告者資之幼弱不能自存者恤之疾痛則授之藥饑歉則貸之食僧院浴室先世所建則葺之使勿壞河梁山蹊行道所病則甃之使勿傾又曰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顧豈以科目為限哉乃以家財助邊授承信郎以部運及年勞再



轉保義郎有旨特差充昭慈永祐陵攢宮內外巡檢攢  
宮統以連帥而中貴人實司之二者意向不同皆安君  
之為陵寢徼巡不交民事噤不得有所施秩滿銳欲擇  
官以攄其蘊而君病矣病且革召家人前委以家務細  
大不遺至飭掃除以待弔客言訖而瞋二子道寧道徽  
寧以疾廢徽甫冠而天命炳以嗣實謨之子無幾微見  
於顏面其達矣哉其日實嘉定己巳四月中斲享年五  
十有七既禪始得地於邑之東塘山其葬以其月某日

女一人適從事郎新監淮東總所鎮江府藥局兼大軍  
倉梁鑰即侍郎之仲子僕初以子婿省侍郎于淮東計  
臺問所以聯姻曰豈以兵部於公為族其子我之自出  
故耶公曰然雖然柳亦有過人者後四年始識君於京  
口又四年奔侍郎之喪復會君於中都相見悲不自勝  
其為梁氏慮如已私始知君之於人不以存亡易心侍  
郎之知君非苟然者乃為銘曰

柳氏在唐碩大且光世德重開雙魚效祥惟富惟貴孰

主張是以君之能而嗇於位士志及物豈但入官君施  
於鄉亦既有端弟子猶子古有明訓人恤其私君焉處  
順東塘之原水秀山明百世之藏請質斯銘

薛翁媪墓銘

薛氏家寧海有去儒為道士者曰元泳其始為道士也  
過予予問焉赧而答曰豈吾心哉顧吾母老矣而窘於  
養日倚門望曰季也才其庶乎泳自度終無以副之來  
茅山視道士居侈養豐而主我者適同姓可感以義故

俯而從庶將母而來以慊吾素君尚忍效韓昌黎以癡  
狂子責我哉子曰吾責不子施子盍自虞其難也冰不  
對頷而去未幾奉板輿入山其徒果難之母子卧逆旅  
病幾殆子間從二三友攜醫生往視之彌久乃得瘥復  
奉以歸今年春子掃墓雲邊有衣羽衣闔戶外視之冰  
也子驚喜問母無恙冰唯唯去兩月忽縞衣來前拜且  
泣曰吾母歸而死且將從先君之兆矣委而來惟不朽  
是圖前見君雲邊噤不吐念無以為先今之來也君之

友淮西總幕王君導以詩君其賜之維薛氏世農至先  
君而裕先君名某字某能不啻其餘以稱于鄉沒之歲  
淳熙戊申得年五十有七葬吳家嶼三嶺頭先君沒而  
家弊母潘鸞簪珥以教諸孤得年多於先君十有九以  
嘉定甲戌終於家五子某某某某季泳也女二其婿  
曰某人某人生孫男女六人皆幼願以為墨鄉累可乎  
余學文於昌黎韓氏惟張圓之子汴兒在襁褓無介紹  
能得銘於韓氏泳視汴兒為能言而王君余畏友也敢

不力銘曰

養不果計之左葬之宜神所依過者下泳也山中舊司

馬

司馬子微為道士隱天台山

故兵部吳郎中墓誌銘

吳季札封延陵而墓在江陰之申浦其後以國為姓今  
吳氏世居江陰意其傳為嫡曾祖某祖持皆嘉遜不仕  
父觀以樂施聞于鄉後以公貴贈朝議大夫公諱漢英  
字長鄉少孤力學出從先生長者游得毋自欺一語服

之無數登乾道己丑進士第主婺之金華簿以憂不赴  
主無為之廬江簿邑近邊學校廢不貢士且十年公謂  
不興學且無以厲士而以令率人不若身先乃輟俸以  
倡既學興而士集復親程其能明年大比與貢者四令  
為吏所枉不能明公申而直之令繼以疾逝不能歸公  
賙而遣之常平積負且三千緡比公攝邑悉為補還部  
使者由是知公旁八郡疑獄滯訟與關隘坑冶事之大  
者悉屬公先是淮民饑有旨募民入粟舒之舒城得粟

多使者檄公往視公欲遂散之郡守謂必覆奏公曰民命在朝夕比奏必不及守不能奪民以更生用薦者關陞主管湖南運司帳司會故中書舍人陳公傅良將漕時率諸生與同僚之好學者講道嶽麓一日扣公所學以毋自欺對陳公歎曰公所謂非苟知之亦允蹈之吾得友矣光宗御極有旨裁湖南月椿之太重者陳以咨公公以為月椿誠不可不減亦不可概減不減無以寬民力概減則無以贍軍賦厥今惟衡水道二州自來未



經蠲賦而諸縣之版帳尤重蓋以為先陳公喜起執公  
手曰便煩以此意草奏公即為條上凡三州月椿之當  
減者計一萬四千五百緡報下如章既乃議減帳以三  
州去臺治遠不但費文移而事體亦有難踰度者檄公  
親往公冒暑疾馳所至郡與守貳裁處其宜所減者又  
七萬七千緡有奇民以大寬咸刻石紀上德陳不俟公  
請薦之朝謂奮自儒科期為有用之學見之吏事本自  
不欺之心蓋以實言既又屬之諸臺舉員以足改秩知

太平之繁昌紹熙癸丑歲大饑荒政行公先料簡饑民  
為二甚者計口日給次者減半月給之地遠則委官親  
授閱明年三月結局公前期請於常平使者民未食新  
恐為德不竟請展一月使者下其事于一路所全活不  
可計縣惟銅官靈巖二鄉存饑而統縣旱不及五分法  
不應抹荒公請于州準故歲行之二鄉之民以濟通判  
滁州復漏澤園久侵之地以廣上恩而死有歸貸常平  
久貯之麥以修水利而生者有養尋攝郡事聿新城樓

重建泉水白塔二寨內足以壯觀瞻外足以制衝要轉  
運司起椿積錢萬緡失舟于瓜步使者牒州拘勘官吏  
公察其非辜且死無以償即揭榜聽民投稅出限田契  
未幾得鎗償之如其數繫者以釋攝郡僅暮月興廢舉  
弊日新又新而郡計視昔亦加倍士民日走詣諸臺願  
借之畱既審知其不可則泣送越境初公之在繁昌諸  
臺咸上其政而前後二千石亦陸續以聞朝廷已深知  
其治行至是部使者復撫實露奏當國者恨見之晚到

闕復陳安邊十策如戍守之實禁卒之選審儲蓄謹關  
隘皆見施行人服其知務得旨與六院差遣時安豐軍  
密奏淮北流民四十萬且扣淮有旨近臣集議方公謁  
謝政府有示以密奏問計所出公言今邊臣不善用間  
言未必實宜靜以待之而果妄執政益知其可用開禧  
改元除監都進奏院院吏容姦章奏不時達獄案闕狀  
亦有蔽匿者吏故分八保公令各保置冊日書所受郵  
置次日取所屬批收銷注弊以是革院隸門下後省一

日以院事謁給事中鄧友龍鄧時除兩淮宣諭使方銳以開邊問何以助我公不答退為書上之大意以為今日之舉評以孫子始計之書無一可者鄧大以為忤既兵潰而歸始愧其言二年五月主國子監簿未幾遷大理寺丞有內醫藥童進狀訴有司不為直其地屋之訟得旨下刑寺擬定其詞乃欲起遣錢塘門外賃戶自營居止公謂藥童職當內宿豈應出居關外端以僦直稽違故設為自營居止之說以遣逐之耳宜下臨安府理

還僦值而仍其故藥童意不愜挾貴求改且百方竟莫能奪三年十一月權臣既誅即寘堂吏史達祖耿樞董如璧于理寺三人用事久士大夫多由其門是獄之起懼者甚衆同列亦畏避不前公慮獄久不決將為縉紳禍乃親自詰問既具得其姦賊之狀即白之朝黥隸嶺南籍其家得士大夫所與往還書尺悉焚之通衢由是中外以安嘉定改元除大宗正丞傑閣以嚴屬籍之儲歲久弊甚整葺如新時方更化海內引領望治公條三

劄以獻曰順祖宗之法曰清中書之務曰減四川之賦  
丞相錢公參政衛公謹遵行之遷公太常丞時卿少虛  
位實專禮文之事頌臺所掌大小祀服器皆弊竇盛牢  
醴取具臨時壇壝亦有圯者公次第更新之而申攸司  
各恭乃事未幾祫祭儀物粲然中貴人有創園亭于郊  
丘前者莫敢問公見之謂是可忍孰不可忍中貴人聞  
之懼不崇朝撤去權兵部郎官兵興之後邊將上功多  
濫公考覈有方曹務為清輔郡有請增禁卒數百人者

長貳從公問可否公謂增禁卒以嚴守備誠輔郡之宜然費將安出惟不加賦不虧上供則可不然不可行也議以是格其年七月面對陳三劄一論沿邊形勢二論銅錙漏洩三論宗室有罪久閑非宜上皆嘉納付外施行對畢遂上更迭之請自是凡八九上錢丞相以公篤實欲畱以自助皆卻弗報會言者欲有所撼動疑公為黨論罷主管台州明道觀閒居六年凡四書明道之考未嘗以書干廟堂幅巾芒屨日與親朋徜徉田里間以



觴詠自遣慕陶淵明賦歸來辭忘懷得失故自號歸去  
老人七年四月官簿之年將及遂上疏告老命下越月  
疾作因與弟姪訣以篋中所有盡散之又月餘當六月  
既望卒享年實七十有四當暑大雨驟作凜如清秋官  
自陞改凡七轉至朝請大夫娶故禮部侍郎金華陳公  
巖肖之姪女封宜人後公卒四子長曰渥迪功郎監  
通州石港鹽場其卒也先夫人五年曰沐今官修職郎  
監池州戶部贍軍酒庫曰藻今官修職郎安吉州德清

縣丞曰淡舉進士孫曰十能百朋千遇十翼萬雋皆未  
官公性姿嚴重操尚清平平居無媒語無慢容無聲色  
耳目之玩縑素之衣有十年不易者卒之日猶起坐燕  
室疾加革始就枕而逝自其初在廬江攝邑經年第支  
本俸公檄所過不批驛券在滁陽攝郡乃悉廢互送有  
餽者易元封酬之凡俸皆計日截支官所市物必倍給  
其直回翔班著唯遷轉及節朔修公謁晚歲頗經涉清  
華皆由序進不自意得蓋其不自欺之學終始貫徹如

此宗族親黨稱力周給女有未嫁已俸嫁之姪未奠居  
遜屋居之追孝祖考恨不及養自高曾以下皆買田冢  
旁以給守者性嗜書於國朝典故考計尤詳平生喜為  
詩自謂非工率棄去退休方稍稍編錄有歸休集十九  
卷藏於家卒之明年三月十有五日葬縣之昭德鄉綺  
山之原其後諸子將奉陳夫人之喪合葬屬某為銘某  
嘗與德清丞會于茅山之陽辱與之交遂不復辭某年  
德清復與昆弟合辭以今奉議郎新知建康府句容縣

事丁君宗魏疇昔所狀公行來請某以公之行也著丁之言也信皆足以詔後故為序次之不疑而繫以銘銘曰

言必顧行行必顧理終始惟一視表如裏曰毋自欺展也君子吾歸孔時吾樂孔真摩挲松菊左右親賓是以似之歸去老人若堂其封綺山之麓申浦相望有永其續

故徐府君墓誌銘

余先君雲茅居士嘗舉鄉黨篤行之士以訓諸子曰若  
張君子容徐君叔珍可謂孝矣某亟拜問故先君言二  
家翁皆鄉黨自好者知學之益不憚裹糧束脩以成其  
子二君知親之志蚤夜孜孜懼弗克力以為親羞其所  
師友皆一時名人既學成行修大家貴人爭為書幣願  
館致而州縣亦禮請入學二翁幸有子欣欣然樂而忘  
其老皆踰九十以終小子識之是殆庶乎能養志者某  
時仰祇明訓退考行事竊以為就二君言徐為尤難蓋

世俗以場屋去取論士張雖不第及其親無恙時猶再舉于鄉徐試輒不效而鄉評不以是致重輕其親亦泰然不芥蒂蓋知其業之精藝之成亦既中有司之程特以小不合黜非戰之罪是君不但自信而人信之不但能以命義自安亦有以安其親矣可不為難乎張君諱溥與雲茅齊年仕未幾而沒沒數年雲茅亦下世其不肖孤所藉以慰猶有先君之執友在而今亡矣則緬焉此情可但遇一哀而出涕而徐君三子忽縞衣鴈行來

言曰先墓將宿草矣敢請銘余故不辭首述家庭舊聞而後緒次君之顛末君諱蒙叔珍字也世居金壇曾祖昱祖中立父璋皆潛德不耀君之學篤於易著易補傳十卷藏於家又以其餘力旁通陰陽醫卜之書間亦誦道言其奉親既先立乎大者其養必謹其喪必哀以常不書靖康之亂外氏孫盡室淪喪君追惟母志祀享必時伯姊適建昌尉蔣伯堅伯堅死建昌微君宛轉當路無以歸既歸而生者須養而又白其親斥家財助之始

克復常產少與仲兄好古齊名好古有學行蚤世君教其子迄於成立其長子既昏而貧且死君為之葬仍嫁其女其妻攜二孤育于母家君病革無他治命顧其子曰某姪之子長矣而不自食不閑於教訓我死汝必攜以歸教育之俾毋墜先兄之後諸子曰諾乃瞋蓋其夙昔之念如此配譚氏故大理少卿知柔之族夙有令德以宜其家子春申石遂各執一經女一人歸忠翊郎舒州兵馬監押趙汝徐前沒孫男女九人男嘉謀嘉猷次



未名女皆未行自淳熙丁酉朝廷病士之補國學者濫  
限其來立待補法除歲貢外枚數預試者三十取一最  
後十五取一以為常而君家父子姓名無歲不上下其  
間鄉黨以是益知君而重嘆君之不過君之生後譚夫  
人一歲而死前一月實嘉定甲戌中秋後十日享年七  
十有二諸孤以明年正月十有三日癸酉合葬君夫人  
于西阡之原東距縣十里銘曰

養以志親以遂拊以恩族以存積之厚啓厥後勒斯銘

賁幽局

仲益姪墓誌銘

君名益之仲益字也曾祖杞自丹陽徙金壇祖嗣慶再  
貢于鄉父桂岳對策直言擢甲科授迪功郎為建平尉  
母湯氏仲益以孝謹聞而力於學家世策名場屋其季  
用辰崇雋亦偕計仲益明春秋獨不偶至第歲貢之餘  
補太學輒居前仲益不芥蒂嘉定甲戌春病愈而羸頗  
進溫劑夏五月瘍生於背寒之得不發然竟死年三十

九妻徐頻年喪其私親而又寡其哭不忍聞男日嚴女  
喜皆幼越明年三月巳酉葬縣東北隅距郭門二十舉  
武從叔某為之銘銘曰

泳者得珠子得則礫帆者方迅子舟則溺孝友之至遺家  
之戚謂之何哉嗚呼仲益嚴也豐下惟後之殖勒銘幽局寄我心惻  
故知和州陸祕書墓誌銘

維陸氏媯姓之別以邑命氏唐有為揚州長史者高郵  
於揚為支邑因家焉至君曾祖遠有幹方之才終武畧

大夫祖植父光弼再世不仕父以君游太學過壽典封  
迪功郎致仕後以君陞朝再贈承議郎承議當建炎間  
避亂奉父叔徙杭自杭徙秀今為崇德人君諱堦字子  
高少穎悟以學問自力入學陞內舍紹熙庚戌天子龍  
飛禮部奏名第九廷對擢居第四授文林郎紹興府觀  
察推官以憂不赴再調滁州州學教授滁居山谷間士  
習因陋君至慨然曰教授吾職也職可曠乎乃尊禮老  
成以示之本激昂俊秀以發其文又闢武齋以收勇果

興小學以養童稚由是士皆趨學是舉始有以進士起家者繼是入太學登名科者相望皆及門之士秩滿赴闕近比多由掌故升館學君安於平進第授兩浙轉運司幹辦公事浙漕事叢入幕多貴遊子惜不更事間以才選復視富貴可攫取顧望畏縮不任事惟君明敏而彊毅使者所敬事無巨細悉以委之積數月彊者抑寬者得直臺府為清中外翕然歸重會詔薦士一時禁路上君名者七人丙寅八月除國子錄丁卯二月遷武學

博士八月召試館職時用事者方肆其淫心以規恢復  
君謂必先盡去中世浮淫靡爛之弊而後可議此末篇  
復請清賄遺以肅官邪皆人所難言奏篇既上除秘書  
省校書郎戊辰七月兼吳益王府教授尋遷祕書郎先  
是嘉興以孝宗毓聖陞府士未沾恩至是有請參政衛  
公涇主之君亦相左右或言其私罷歸明年七月主管  
台州崇道觀庚午六月通判和州制置使黃公度以軍  
賦不贍議散武定軍議者懲權准之變無敢任責黃以

屬君君謂事固有名同而實異者力田之民迫於饑寒  
俯就行伍則去而緣南畝固其本心但頃當浹饑之餘  
則散之非其時所給不贏數日之糧則去而無其資故  
不免為盜今小稔朝廷復厚遺使之退而有以自謀何  
不可議以是決自廬而和次第縱遣皆按堵如君言濠  
梁關守制置使被命選才以君攝事方和好未定敵據  
濠以求成繼以叛卒猖獗至是甫定或勸宜以親信自  
衛君謂亂離之後當開示大公以收人心若藉左右以

免末矣入境荆榛蔽野行數十里無人烟武定卒既散  
曰惟陸君能拊我從而受廛者七千人君亦安集有方  
振贍不遺力田萊以之日闢又以守備單弱乃援舊比  
請于朝俾三衙及江上諸軍畫地分戍既得請君謂客  
主之勢宜有以相權郡有使校軍名籍貿亂至胥吏竄  
名民兵冒請乃親料簡皆為勁兵總所轉饟水陸勞費  
君請計費就糴費省而力不勞故事士卒曾經借請名  
曰破券尅納無已時君命人置一籍計實以除士樂用



命卒未長至敵獵對境人情驚疑鄰郡至傳遽以聞者  
惟君謀知無他暢飲自若人恃以安更弊之初君料舊  
券折閱且不售即下令計元直官仍出鐵錢及交子廣  
行兌便其兌便所不及即給之據且上其數於朝俾就  
易左帑時諸郡屢置失宜或至罷市惟濠晏然如平時  
南渡優並邊之郡不起二稅州郡為量收課子開禧倂  
擾併課子罷輸而郡計亦立故諸郡皆以為言惟濠屢  
乞展免其他如修學以養士表孝以厲俗增吏俸以革

貪優縣用以寬征皆於事變膠輻之時而為根本無窮之計越明年十一月改知和州兼管內安撫司公事初君去和吏民相率祭禱以祈君之還及是懼迎如歸慈母君亦熟其利病所罷行悉契其心所以養士厲俗寬屬邑恤寮吏視濠有加郡困於兵井邑蕭條君至未幾軍民之居畢葺又以其餘力修困倉浚河湟積貯有所城守有恃事或近名而無實寧忤衆弗為郡有昭關千秋澗地非要害昔人一時據以拒敵或撫以為說遽議

興復君持不可南渡初籍丁壯最多之戶為萬弩手人  
許占田三百畝以備器械歲久丁口散亡田亦他屬中  
更兵火益復離散而議者欲嚴教閱君謂非休養士卒  
數年之後閱實丁壯更定名籍不可不然徒擾奚益議  
以是格令附邑者適君里中人介不受私寓公有不樂  
者與剽輕士比而攻之因以及君坐罷明年五月主管  
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是歲饑崇德為甚君與同志為  
食以食餓者日數千人自十月以達于來年正月窮日

之力不避風雨以是得疾終于正寢實嘉定丙子二月  
壬辰享年六十有二自道不明士不務內徃徃行不顧  
言或操持小異卓然不為俗染復過於自守才不適用  
若君者表裏一致言不浮於行中外踐揚用不稱其才  
所謂古之君子才全而德備者歟始余與君為同年生  
余生晚弗敢以輩行見君君常以知友遇我嘗為余言  
禮始於謹夫婦故其生平雖妾媵未嘗近與兄壻友愛  
尤篤入君之家見君事兄如父拊姪如子子姪化之皆

秩秩有禮法下至僮隸熏其德亦無傲偃氣游其門者  
常若春風和氣中所謂身修而家齊者歟平居淡然無  
欲惟課子姪以學掇古人切於立身行己之大者書而  
揭之殆徧屋壁故雖未嘗厲聲色以臨子姪而子姪亶  
亶奉教丁卯二姪鑣鑣同請監舉鑣登戊辰第今主臨  
安府富陽縣簿君娶錢氏封安人子一人鎮甫冠亦以  
進士貢漕臺初承議君之去杭也叔父忠訓獨畱皆篤  
於教子故君與從叔唐老俱名于上庠唐老以兩優釋

褐明年君登甲科陸氏之盛聞天下唐老早世母趙氏  
惇然無依君兄弟迎養二十年猶一日仕宦所至必奉  
以行當君立朝時鎮已屹然成立同列多願締姻君以  
女娣適趙氏多女而貧即聘趙氏其義概有不可及者  
遇鄉曲無少長必有以為之謀過於自謀其立朝而出為  
郡而免咸以鄉人故君無所懲艾自其未赴滌陽時值  
甲寅之旱部刺史郡太守委以荒政已既厥心至是復  
以拯饑得疾而死蓋其此心純乎為義俛焉孳孳不知

年歲之不足至其講論天下事成敗得喪如數一二則其所以試特其緒餘耳余尚忍重言之若夫蒞官之廉不徇例以苟取不賤市以求贏不以公帑為私惠不以公餽為私有雖於今為難而於君為細故不書初承議葬縣之西北崇德鄉之雁塔君亡恙時從伯氏展省指其旁小丘曰吾將從先君於此故葬如其志實其年九月丙午前葬富陽簿奉其父命以書來言曰吾弟實知君非君無以銘吾弟銘曰

操行之純一家以仁漢萬石君表俗厲賢為政之先漢韓潁川  
臧倉非沮武叔非毀廢興天只雁塔之原於千萬年君子之所

故慶元府教授陶公墓誌銘

嘉定辛未夏五月乙巳皇帝御集英殿賜進士第國學  
上舍奏名陶君大甄與焉先是君之兄大章亦由內舍  
試禮部奏名擢第教授廬州累該恩封其父士達宣義  
郎至是宣義攜諸孫及常所親厚供張和寧門外以須  
君衣袍束簡奉所賜尚書勅牒入拜親膝下曰微大人



不及此士類榮之浙右故多大家以教子取科第為常而登第罕及親在又兄弟出處不齊惟宣義壽且康而君兄弟初命即為師儒官不屑簿書期會事故尤為世所歆艷既謁選授迪功郎安慶府府學教授甫一歲丁宣義憂服除得闕惟舊未及戍而逝矣間里泣相弔曰繼自今誰恤我者蓋由卒未迄丙子不六年間而哀榮之反如此余尚忍言之惟陶氏望潯陽散居江浙者皆其裔君字成之曾祖得祥不仕祖文翰始自蘓之震澤

墅徙嘉興之思賢鄉以長子官右選封保義郎宣義承父祖業有裕惟用以賑貧教子性孝友篤實其事親無所不盡母沈氏孺人沒於慶元間葬所居之西二里比宣義合葬無歲不增葺居外艱時年已五十毀甚雖疾不御葷酒少與兄章之齊名章之性直亮然頗傷急君常以緩濟之家事多屬君君裁處其平無毫髮私君以爲可章之亦曰可雖財用會計亦不復問多寡盈縮其友愛如此乙亥夏宅壞於火始議更建余寓書引禮經

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勸使外同寢奧以待祭祀賓  
客內殊閭闔以便燕私君復書曰吾兄弟少長相依忍  
垂老異處乎余慙焉娶雲間陸氏其家既析異有鬻業  
者君受之既病語妻子曰吾寧利此我死汝稱所宜盡  
歸之士以貧告踵相接一無吝色其所愛故事之竭力  
邂逅啓囂曰吾惟不愧此心耳一無所歸咎鄉鄰不能  
自振者日闔門自訴率慊意去方宣義寢疾祈禱百方  
顧以妄施無益默體親志許振貧十歲歲千戶為錢五

百是歲數已益曰及吾未瞋尚再行之繼是毋忘毋使  
吾有負也妻子奉承惟謹素善自養至是以飲冷得疾  
醫曰弱也過投剛劑病遂殆預勅家務細大不遺火後  
寓居旁舍忽起四顧曰是淺迫宜亟遷趣白章之欲以  
翌日入新居家人以未訖工難之章之幸其遷而愈也  
亟命綢繆牖戶夜不輟工明日薄晚君坐籃輿縱觀前  
後喜見顏色及卧榻躍而登家人賀曰庶有瘳乎君笑  
曰吾以彼難於傳喪又死非其所使汝曹遺憾故遷爾

詰旦吾其行乎是夕不寐數問夜如何或曰將旦矣即  
戒家人毋泣以亂我因正容屏氣而逝蓋其用力於此  
久矣得年五十四三子長曰子濛蚤卒次子沂子淵習  
進士業孫男一人宓越明年丁丑夏四月己酉子沂子  
淵奉伯父命祔君考妣墓前期子沂衰經訪余漫塘上  
拜且泣曰銘吾先君莫如子子其毋辭余娶君季女弟  
與君兄弟游良厚悼亡二十有五年而君兄弟愛余如  
初余而不銘誰當銘者銘曰

維孝維友百行之首既豐其本宜末之茂亦既起之而  
遂止之以啓後人尚勿泚之

漫塘集卷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漫塘集卷二十九

宋 劉宰 撰

墓誌銘

故翟文學母周氏墓誌銘

嘉定丁丑五月乙酉天子臨軒第進士金壇翟君起宗以特恩一上居前列勅授廉州文學丁亥捷報至而君之母周氏死二日矣里中無少長咸助之哀以母之能成其子而不能少須臾母死以遲其子之登榮也乃八

月既望起宗杖而起介友人以謁於余既又自力衰經扣門泣且言曰起宗不肖使吾母有終身之勤而不能致三釜一日之養天地有窮此哀無窮惟吾母婦德母儀不愧彤史或藉子有述焉其猶足以紓終天之痛余辭不獲則問所宜述起宗遂言曰吾母故迪功郎達之女生而柔惠婉德相攸歸于我先君翟氏故家濟州避亂南徙長幼相失曾祖母最後至與朱氏女偕吾母奉曾祖母意教育之及嫁資送取給焉先叔處中既孤將



流為釋老之役卒歸之使有家陳氏姑既寡諸子將離  
散復聚之使有養雖先君之篤於親吾母有助焉先君  
力學有聞竟不名薦書而死吾兄弟得不廢書遂賴筆  
耕以養則惟吾母之教從兄朋及琪之夫婦先後死微  
吾母鬻簪珥具衣衾幾無以斂手足形先君之喪以過  
哀得疾自爾哀甚輒發方喪冢婦時已不勝羸至是又  
喪介婦遂殆然神識了然飭後事甚悉且命速諸葛氏  
女歸甫至而瞋享年七十有六三男子起宗其長次興

宗紹宗女四人其三前死適諸葛氏者其季孫男女六人未名葬用十月辛酉地曰北渚南距縣五里蓋合葬云某惟君之父諱汝霖字祥夫與吾先公雲茅居士有研席之舊至是聞君言又知其母之賢可述也謹緒次之如前而係以銘銘曰

子而仕親之志且仕矣親不遲樹欲靜風不傳寄斯哀銘幽局

費進士墓誌銘

君諱元之字元善其先自常之無錫徙金壇之孝德鄉  
大觀中復徙邑之丹鳳里以勤儉自業生之歲乾道乙  
酉嘉定丁丑夏瘍生而卒有七十五歲之姥拊而哭曰  
奪我良子又有八十之姥哭曰喪我嘉婿由其門者聞  
二姥之哭而哀其無依也為之隕淚既而問其家則送  
終之具咸飭蓋君之盡心於此久矣嗚呼其所用力  
者哉娶王氏克相其夫以成其家子曰淵曰源上名太  
學女適戴元忠葬用十月丙午曰官坊堰南距縣三里

淵介其友來謁銘且曰已屏俗尚惟藉是榮其親余重孤其志乃為之銘銘曰

老送壯理之反銘幽局悵莫挽惟勤惟儉篤於親以遺其後人

丁澹齋墓誌銘

淳熙丁酉朝廷欲收人物之遺重成均之選始命舉場於歲貢外三十取一為待補太學生是歲吾郡上名者三十人丁君游與焉君時年少氣銳而待補法方新其

選又遴不但君以功名自期鄉黨固期之而卒不偶歲  
嘉定己卯詔下君於是年六十有四且病矣或勸母行  
君曰子獨不見戰馬乎聞鼓鼙聲雖老矣伏櫪猶踴躍  
不自已吾猶是矣遂行歸而疾革乃九月乙巳卒于家  
嗚呼以君之才又早聞於人卒不名薦書以死可哀也  
君字國賓世金壇望族高祖圭朝議大夫曾祖炤有詩  
名因後湖蘓君庠以烟霏名其亭號烟霏居士祖坦亦  
以詩與後湖為忘年交父鉞蚤世君幼失怙委家務於

伯兄兄嗜酒生理坐廢君一無所問惟力學授徒以養其母兄沒嫂嫁棄其女民家君訟而歸之嫁之如已出其教人於意無不盡持論不視勢低昂晚名所居曰澹齋蓋飽更世味而後得之類書數篇藏于家娶劉氏繼錢氏皆先君卒二子大醇大璋皆有聲場屋孫男遂良二子將以十一月巳酉葬君孫莊之原而徵銘於余君余所哀也銘曰

由富而貧而業益豐由壯而衰而氣益充秋高鼓鑿戰

馬忘老銍艾維時良苗就槁嗚呼國寶命乎時乎二子  
軒然其在茲乎

故張氏孺人墓誌銘

嘉定己卯五月壬戌迪功郎蕭山縣尉孫君沂之母張  
氏得疾乃六月戊戌疾革命侍者具常服整襟肅容危  
坐而逝享年七十有八闔邑喧傳無貴賤少長咸會庭  
下炷香稽首而言曰吾儕越人信機事佛閱釋子衆矣  
然其終也鮮克自持如夫人者所謂得佛三昧者非耶

自佛法入中國冠昏喪祭之禮聖人所以防範人心者  
盡廢惟敬以直內一節於聖門為近似而夫人得之夫  
人故朝散大夫主管西外睦宗院大允之姪修職郎諱  
大用之女而府君諱大成之正室張氏家京口淶水橋  
當四方舟車之會而孫居大港距城遠門可張羅夫人  
不知有喧寂之間張氏以儒起家而輔以醫故生理裕  
而孫氏中衰夫人不知有豐約之異城市目不覩蠶繅  
夫人既嫁惟謹且飭媵侍事紡績不知有逸勞之殊府



君多姊妹未嫁者藉夫人以行已嫁而反者夫人善事之府君好道術宅心事外夫人持之以嗇故不匱而祭祀賓客無違禮三子長淵先卒次泳四上名太學一在首選季則沂也四舉禮部擢辛未進士第女二人適特奏名進士陳岫進士胡旦孫男天濟天民天澤孫女三人尚幼夫人御家嚴以是成其子比諸子既立諸女有歸諸孫滿前人曰可矣夫人不少弛蓋其平生內心所主一以敬故其臨大變如此殆未可與學佛者例論府

君之沒也葬所居東南五里黃公山之原泳沂將以其  
年十一月庚申合葬屬某以銘泳妻余妹也其何辭銘  
曰

釋異儒而敬同嗟夫人儼厥終刻堅珉賁幽宮後千載  
啓玄風

故廣西經畧司幹官范承事墓誌銘

嘉定丁丑十一月丙申廣西經畧安撫司幹辦公事同  
措置買馬范君克信卒於官得年六十有九明年七月

其子變仲霖始克歸其柩于丹陽又明年乃得吉卜將以閏三月丙午祔君練塘先塋之側前期變衰經從其伯父來稽顙泣血言曰變不天天奪之怙日月不居將葬矣而墓未有銘無以賁諸幽敢介伯父以請某幼入鄉校視君為前輩其兄某母黨而先君之執友也垂八十踞鞍遠來欲辭得乎遂緒次其事君字允誠唐相履冰之後六世祖自河朔徙居遂為丹陽人曾祖邦彥祖有常父道皆有隱德淳熙紹熙間天子推錫類恩以君

常名薦書累封其父從政郎君少穎悟牛角游鄉校郡  
博士奇之書于壁曰范生後進之冠甫冠舉于鄉慶元  
己未特恩對策始授迪功郎潭州湘潭縣主簿未上許  
浦水軍帥奏辟準備差遣將書再考以後帥不合罷更  
化初叙前資居戎幙時部舟師伺敵儀真值我師之退  
有奪甲止火之功循從事郎尋拜經幕之命在任以互  
市勞循文林郎君雖舉進士而薄其科雅以功名自許  
雖制行不瑣瑣徇繩墨而孝于親弟於兄睦于族信于

友有人所難者而尤喜周人之急以從政公閔其族之  
貧創義田贍塋斥其贏以給紹熙間親年八十集遠近  
親賓擊鮮醢酒以相娛樂余先君與焉為大書其事以  
勸人子少請于親委家務於伯兄而偕仲兄于學二兄  
各如其意所欲經幕歲上邊市馬以所親自隨得賞比  
戰多推恩者二人君首以及仲兄之子仲莘次女兄之  
子趙圭次伯兄之子仲藺末乃及其子仲霖病作或告  
以仲兄且至喜甚為一加餐尋知傳者妄投涕累日屬

其子歸見吾兄以所以事我者事之勿懈也其篤於友愛如此鄉人胡君緝性剛烈異甚獨與君為忘年交胡從其故人守饒身死而無後其喪之歸也送故不以禮胡夢於守之所親曰守以吾旅魂無依故薄我耶吾友范允誠義士也行至矣既而君果贏糧迎其喪平江文正范公之族有死于潤之逆旅者其子無以斂巷泣以訴君聞之為庀喪具且致歸貲既歸其族曰彼非吾宗也猶激於義吾能愬然乎皆厚為之禮舊館池帥劉公

震家劉死而貧喪寄淺土微君無以葬其佐戎幕也與  
故四川茶馬司幹官王瓌為僚瓌死寄家于潤喪不能  
舉君為買地而葬且封樹之其在廣西鄉人任君令邕  
之宣化死不能歸會君至邕為買舟併其柩載至靜江  
授館致餼比病語變曰我挈任至此心許偕歸或不幸  
我死汝其識之變曰不敢忘其憂人之憂雖死不替平  
居喜從老校退卒語因得古車戰遺法益推廣之為連  
弩輕車圖說上之朝謂陸可馳川可涉險可析而踰軍

行可以束部伍遇敵可以制衝突其說雖宿將莫能奪朝廷下其制江上諸軍俾造車如其制復命君董後廬和間會敵退止而搢紳間率以此知君薦者用為口實廣帥以其書鋟木君弗止曰會有徵吾書者他所著籌邊鑑往等說多切于時以非經進故畧君之至廣右也溪蠻作仇馬不時至君問其故以羈縻州岑汝弼者與別種黃璚爭招馬之利誘致溪洞於唐興路城等處為寇蠻得博馬銀錦而歸率為所掠故懲艾不出日圖所



以報復君既馳書諭蠻出馬仍戒諸洞凡馬所過咸開  
門獻牛酒由是皆斂兵釋仇而岑黃方闕各駐兵五千  
於買馬之左右君復挺身深入諭以禍福岑即退聽而  
黃亦罷兵以故比君去三年馬至必時而數溢於舊帥  
管公湛趙公崇憲前後上功是以有增秩之賞秩滿丐  
歸今帥鄒公應龍表薦其能且力畱以俟代盖有以處  
君矣而君下世故論者惜之屬續前一日命吏具公牘  
告老比葬命乃下授承事郎致仕君娶趙氏以淑德著

子燮鄉貢進士仲霖進勇副尉前權邕州宣化縣尉女  
三人男曰珪女未名燮既奉君喪就道復以治命取任  
宣化之喪偕歸過衡陽故潭州南嶽王監廟之冢在焉  
旅櫬不歸累年矣燮以其居隣邑併攜以行所過以三  
柩同舟孤弱咸萃見者皆盡傷既問知其主者燮也又  
尚其義君之死為不死矣銘曰

氣之充識之明言之文聽者傾用之晚隘厥成死不忘  
後之承罔斯光賁幽局

信菴老人墓誌銘

嘉定辛巳三月己酉金壇王君葬其妻子張菴之原越  
四月戊寅君亦卒遂合葬實十二月癸酉君享年七十  
有一惟王氏世儒擢高第者相望君之考諱康博學為  
鄉先生廷對入等授咸寧主簿以卒君其長子諱洪字  
國興晚自號信菴人物峻整志氣軒昂恥碌碌人後孝  
于親友于弟篤于教人意有不可面折無所避聞人所  
長亦亟稱之人以是畏且敬焉前葬其子某奉君仲弟

言之書謁銘于其友漫塘叟劉某叟以君能世其學似  
賈嘉強直不撓似朱雲嚴威儀正冠佩使人望之不生  
慢易似雋不疑再試天廷坎壈數竒又似李將軍不若  
妄校尉之封侯可哀也乃為銘銘曰

嘉之學雲直雋之抗李之抑訴蒼蒼杳無極淵有夷銘不泐

潘君墓誌銘

潘姬姓之別周文子畢公高之後食采於潘遂以為氏  
世遠族分所在為著君諱擇師字希明八世祖仕南唐

為銀青光祿大夫始自湖徙昇居漂之陽曾祖由祖深  
之皆晦德不仕父稹擢紹熙二年進士第授迪功郎宣  
州司戶參軍尋卒時君甫十歲祖訓之學即自刻苦鄉  
先達給事中錢公周才聞之曰吾友戶曹為不亡矣舉  
進士一不中即棄去闔門讀古書時賦詩以自見祖父  
既沒兄弟有以貧自列再析產不靳其不幸先死則拊  
其孤獨君雅不飲然招之即往好面折人過然退無後  
言秦丞相當國士有一日雅立可致身秦故善戶曹聞

君克自植立喜欲見之君曰往不過干名利耳然得不以道胡以居之固不若仍吾素也族有易田者酬不當直隣有侵疆者歲滋不已人為不平君皆安之曰族均一家隣吾與也是區區者寧足計耶其處心類如此五十而鰥即屏居一室榜曰靖齋人曰允矣其自名也因號靖齋居士少掘地得古印章文曰壽命昌永果以壽終蓋慶元庚申十二月十有七日享年七十有八明年嘉泰改元二月壬申合葬于興賢鄉屏風山寇夫人之

兆君元配吳氏冠其繼也子二人長曰琬以高年且子  
為士封承務郎致仕次璘孫五人長曰彙征擢嘉定七  
年進士第今官迪功郎鎮江府金壇縣尉次彙亨彙森  
彙升彙進致仕公學行不愧其先晚猶自力言動皆有  
法尉庀職三年公廉之操孚于上下又以警捕之餘修  
庠序之教學者師尊之蓋壽昌之應未艾其生晚性僻  
嘗嘆比閭法廢而守助扶持之意失喪祭禮壞而奇邪  
怪妄之俗成聞君平生獨卓然有見里有病疫者雖親

不往君常直造其室為視證詳藥俗以死者年月定其  
日家當有異率盡室出避而使巫覡執雞操杖擊逐其  
間君曰鄉人儼朝服而立於阼階謂有室神也可使死  
者無依又以妖巫怛之乎斥其說不用卒亦無異其以  
是起敬恨不及其時登君之門盡訂習俗之謬而致仕  
公不鄙屬以銘文某謝不能而里中王君去非復助之  
請王畏友而君之事又所喜稱樂道夫復何辭銘曰  
心無競茲為靖世壞俗邪我獨此正昌而永侈厥應裕



乃身施其後人

故湖北安撫司參議湯朝議墓誌銘

湯氏世居金壇公諱宋彥字時美曾祖忱故贈太子少  
師祖鵬舉故資政殿學士左太中大夫丹陽郡開國侯  
累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敏肅父某故某官贈朝議大夫  
公以敏肅郊恩補登仕郎銓試入上等授迪功郎湖州  
司戶參軍階凡十四轉至朝議大夫官自戶掾辟差提  
領建康府酒庫所準備差遣改秩知餘姚縣通判温州

未上丁母憂通判慶元府婺州擢知廣德漢陽軍不赴  
改浙東安撫司參議官再授湖北安撫司參議官爵金  
壇縣開國男乃嘉定壬午三月癸亥卒于治所享年六  
十有九公平生忠信孝友無世俗機械聞善樂從人或  
欺之已終不以是自創喜讀書雖醫巫卜筮雜家者流  
無所不讀祇以自娛不眩其博自初歷官及倅明婺二  
州俸入皆裕而公常貧兄邦彥嘗為右司諫有聲當世  
既沒而女未行公為稱貸以遣隨驚常產酬之三得任

子思皆以與兄弟之子無德色娶蔣氏故御史中丞繼  
周女先公十八年卒子逾文林郎新紹興府司理參軍  
女三人婿曰蔡廩曹隨周岩老皆名家子廩官黃州公  
喪過之長女不勝哀而卒孫曰全孫理掾將以其年十  
一月庚申合葬公于縣之唐安鄉蔣夫人之兆以其與  
公有連來速銘曰

平林蒼蒼平波茫茫有歸斯丘林端水陽樂與魚同機  
與鷗忘嗚呼德人逝也不亡孫璧祖圭胙土吾鄉咨爾

邑人式敬烝嘗

故湖州通判朱朝奉墓誌銘

紹熙龍飛吳門同年進士居郡城者八人多與余善其尤厚者周君南仲朱君景淵三十年来南仲與七人者相繼淪謝獨景淵在乃嘉定辛巳二月既望亦以疾逝余不勝悲而景淵之子斐裒乃翁行治命其弟木不遠三百里來請銘銘非余能而知景淵莫余先銘可辭乎君諱晞顏景淵字也世家吳門曾祖慶祖華皆終隱父

彥贈奉議郎母周氏封孺人君少力學入太學為諸生  
陞內舍中上舍試比擢第不越三年初筮法入教官為  
養急祿就建康府上元尉始至人以書生易之君即置  
三帙几上一曰受委凡符移之下於臺府者籍焉二曰  
受詞凡牒訴之關於職守者籍焉三曰追會凡引帖之  
下於閭里者籍焉日視事已即手自勾校而覈其違吏  
不能欺後數月余始尉江寧放而行之時人稱兩尉實  
受成於君代還調揚州教授揚於時為北邊士習不競

君為之繕堂宇飭教法而旌其行能之異者俗以是勸用舉者改秩知湖州歸安縣縣故事

此下疑有缺文

君為之立

類帖而催科簡勸義役而役使均置田以飯囚而絕瘼死之寃為禮以勸分而得賑饑之實烏程褚氏女奴竊藏以逃其父懼及迫之溺死而訟褚氏疑不能明郡以是屬君君致女奴之弟一問得其情闔郡駭歎社稷壇壝傾圯更以石累而闢其致敬之宇又按之禮典新其什器神用休嘉物無疵癘倪公思一代名臣高其能為

紀之滿秩舉最差福建轉運司主管文字閩漕時久闕  
長君提綱惟謹上下肅然受代踰年尚書徐君應龍應  
詔舉君監司君時居艱又與徐無一日雅或問其故徐  
道所聞於閩曰是足以為長矣服闋通判湖州湖經總  
制額特重會前政多故吏滋為姦期會稽違督責日峻  
君即與所部約截為期而除宿負度宜定數而減虛額  
屬部欣然力省而事集罷為主管建昌軍仙都觀方屏  
跡里門以奉親教子為樂而君病矣得年僅五十有九

官自迪功郎五遷終朝奉郎賜緋魚袋元配周氏贈孺人繼衛氏故贈太師衛公季敏之女封孺人子棐渠木棠棐當受君遺澤以疾遜渠女長適修職郎監常州糴納倉章選亨季未行君賦性直亮不喜婣姻制行平實不為沽激初吳門同年之士十餘年間皆有風木之感惟君奉雙親更累任鄉黨榮之奉議府君之喪君年踰五十而猶致毀丞郡於湖便親是為官不及代年不及壽養不克終可悲也君之尉上元也同志以世道之薄



約不求舉惟君為能踐言歸安最聞人以前比期其驟  
貴君惟就部注上元掌市芻蕘歲收市例之贏君悉付  
之吏俾籍以為公費歸自閩諸子可授室矣而居隘甚  
故人前騎帥周侯虎以用器質千緡代之結屋丞郡之  
歸索然無以償比疾革語諸子吾惟是為慊謹識之勿  
使吾有負也渠等泣曰不敢忘乃瞋周侯聞之曰嘻是  
區區者何足關故人之念如此哉即以為賻葬用明年  
三月庚申其地實湖州長興縣至德鄉福來山太陽塢

之原蓋治命云銘曰

耕之地同彼穫則厚賈之肆同彼鬻則售貨寧彼珍力  
則我勸嗚呼景淵而止於是必有苾其香式敬烝嘗弁山  
之陽庶我桐鄉

故宗氏安人墓誌銘

嘗聞故人有言非此母不生此子竊謂生之不能成之未  
足為賢母也若宗安人者賢乎哉安人家廣德之建平  
代為儒家曾祖藻祖實父奕皆隱德不耀安人柔惠之

質坦夷之性天得也年十七歸于同里今致政吳公景  
吳氏亦起白屋至致政兄弟始銳於教子安人實輔成  
之致政公以生理之艱多畱別墅夜窓燈火安人躬自  
訓飭比諸子長禮致明師飲食必親嘗語諸子曰人生  
不學即無繇知古今識理道吾以少事女工不及學用  
為終身恨或他生可期吾志其伸乎凡一語一言意未  
嘗不在諸子歲大比諸子試不偶率諉曰命安人無所  
問伺其情微靳之曰後可以命自諉乎諸子即痛自勉

勵嘉定辛未仲子應龍由鄉舉第太常名在內科安人喜舉酒屬之曰士方未仕志得一官以興家耳既仕則當國爾忘家汝其勉之應龍之尉毗陵以官卑職冗為憂安人曰第毋憂惟飭身以正涖職以勤則免矣應龍奉以周旋罔敢失墜會以事忤州將詰責踵至安人問委折應龍具以告安人曰直在我庸何傷後竟無他又嘗獲強盜應賞格人為之賀安人聞之憾然曰是饑驅而然用以干賞得乎應龍即謝不受毘陵之歸應龍奉

奏辟為湖廣總領所準備差遣庚辰八月到官湖廣合  
四道數十州命使幕府事殷雞初鳴安人即趣應龍起  
入幕曰寧汝伺人毋令人伺汝會集則戒以節飲謹言  
時官守雖多惟應龍奉致政及安人就養遇節朔及生  
朝同僚相率升堂以班為壽車馬塞閭巷闔府榮之明  
年七月望新穀既升安人猶自力薦新翌日無疾而逝  
享年七十有九使者何公炳知安人之賢且以應龍幕  
畫有助賻卹良厚其歸也浮江漢而下凡三千里波平

如席人以為積善之報三男子長晨待試國學次即應龍其季應雷出繼叔父先卒女二人皆嫁為士人妻孫男之順成大皆業進士二女未行晨等奉父命將以壬午歲十月壬寅葬安人于縣之宋通鄉龍柱山前葬兩月聚族而謀以安人順以承夫孝以事姑睦於娣姒篤於族姻而成其子又如此婦道母儀兩極其至宜有述以詔來裔不鄙謂某宜畀之銘方應龍之官毘陵迂道過我漫塘上自爾雖遠書來無虛歲余兄恭叔尉建平

又得安人懿行於鄉評為詳是宜銘銘曰

孝事舅姑以順其夫斯婦之謨訓子學殖以茂其德斯  
母之則龍山之旁峯回氣藏封之若堂終焉允臧

故仙都隱吏知縣洪朝散墓誌銘

慶元初奉詔選士余與洪君叔毅實會上饒君莊重寡  
言余年少位下同列易之命題發策皆不及比試士質  
所疑肩摩袂屬日旰不止同列或口呿不能對君獨為  
之從容論辨使疑者釋難者窮皆謝非所及而去同列

始愧歎恨知君晚凡試之事與文之去取皆從君折衷  
之余與君為同年逾厚故是歲聯事者七人而中程之  
士得於吾二人者幾半事竟不忍別復相與浮舟道鄱  
以歸別十有五年君為盱眙法曹幸過余余以病卧家  
已再歲見君方自激昂以赴功名之會為之增氣迄于  
今又十有五年意君且通顯矣嗣子寧祖書來知君由  
清江宰病歸亦且十年而竟卒于家實嘉定甲申五月  
既望卒之三月乃克葬實所居淳安縣梓桐鄉楊塢之



原宿草再矣余感念疇昔悲不自勝寧祖狀公行治屬  
余銘余實知君而幸後死敢不銘謹按洪氏系出豫章  
徙嚴六世矣君諱琰字叔毅曾祖孜祖彥正皆有隱德  
父師騫故漳州軍事判官累贈奉直大夫君學務自得  
故言若不能出口而扣之不窮智不外暴故事若未始  
經意而發無不中制行嚴而不崖異以絕物持論恕而  
不唯阿以徇人故上官及同列率始易而終敬之與季  
弟璞同游上庠復同登進士第初主寧國之南陵簿縣

介金陵池陽間民慣走臺府視令佐無有間三鄉至以  
負租為能比歲不入會君攝事咸相率輸歲儉郡官行  
視民有怨家互訐以訴灾不實聚衆挺刃夾橋欲鬪官  
吏辟易趨避君顧左右取胡床坐橋上衆莫敢越良久  
散去民相語微主簿流血矣再調南雄州錄事參軍折  
獄以情雖旁郡亦請于部使者從君求直郡守以意為  
獄君爭不聽後竟坐譴言者欲收商鹽以鬻于官公言  
非便議亦中格守愧謝且論薦之盱眙兵荒之餘饑羸

仰哺而公解悉蕩於劫灰外廣賑贍內新締建皆受成  
於君青平山負險盜殺寨主據巢穴聲搖旁近君白郡  
購獲二十有七人多其渠率郡欲繫治須報君謂賊勢  
張甚且獄戶草創或乘間奪攘奈何即梟首以徇餘黨  
駭散初應募多土人既獲憂其反噬至是盜去民無後  
憂德君深為立生祠君嘗公檄旁郡值巨寇胡海將逼  
天長郡不知所為環兵自守且艤舟為遁備市人亦束  
檐伺之君得報馳歸白郡兵不亟出盜今至矣即為據

守要害賊聞引卻黃公度制置江淮欲檄公入幕守曰  
北門之重所倚一賢其忍奪之敵熟其名謂權商曰汝  
盱眙好司法也用舉者改秩得邑清江時已屬疾猶以  
民事自力兩造在庭必親引問懲其事之不涉已者而  
告訐之訟息詰其詞之不出已者而指蹤之黨懼縣以  
大治有士子以書言明府拘於末疾若無以起人觀聽  
而問之邑人則上自士夫下至僻遠無告之民莫不舉  
手加額今之作縣者皆步履便捷運筆如飛而几案之

外戶庭之間已有壅塞不行者明府塊坐琴堂乃能使  
美意周浹如此則長民者寧病於心乎寧病於足乎人  
以為知言方上下相安而歸意不可遏乃奉祠去家素  
貧不以貧自累去官無贏貲或誚其拙君笑曰人之貧  
冒無恥惟不能餓死爾伯夷叔齊何人哉其自信如此  
祠請繼四上皆主管建昌軍仙都觀官終朝散郎享年  
七十有一妻安人胡氏先卒子四人寧祖嘗請舉以君  
遺澤補將仕郎次念祖承祖象祖女一人適黃準與念

祖同乙卯鄉舉孫男女九人曾孫一人銘曰

仳仳而屋藪藪而穀采采兮山之薇彼何人兮孤竹楊  
場之原馬鬣其封駕言同歸百世清風

又銘

謂為訥也而辨謂為怯也而果蓋其當然者理而其退  
然者我謂為豐也而約謂為達也而病蓋廉於取者義  
而嗇於予者命理也義也取數則多而故嗇之命也奈  
何梓桐之鄉楊場之原過我者式之君子之阡

通伯姪墓誌銘

君諱用辰字通伯家自丹陽徙祖嗣慶以詞賦舉于鄉者再父桂岳以春秋舉于鄉者五由廷對甲科入仕終宣義郎君亦三以周禮舉比三世皆嘗在首選君孝於親友於弟自力以成其家不以一毫私妻子其粹於文蓋其餘事嘉定甲申父母繼沒君方在病不勝哀亦卒享年四十六子子勤子才同老女二人皆幼以其年十有二月己未葬金壇縣東北隅西距郭門二十舉武距

所居什之同穴前室湯氏左其兄益之叔漫塘更為之  
銘銘曰

才推于鄉行成于家而年不遐茲命也耶宰木蒼然郭  
門之偏過者式之君子之阡

故諸葛貢元墓誌銘

惟諸縣之葛別而為氏其居丹陽之大華者尤著君諱  
鑑字大本曾祖暉故贈朝請郎祖材故左朝散大夫父  
深故不仕淳熙丙午余時以弱冠與鄉舉人以為幸而



君之弟鎮實少余三歲余更愧之問所以學曰鎮不幸蚤孤時其膳服之宜而不使饑寒迫其身置之師友之間而不嬉戲亂其性以底于成則惟兄故余退從君族黨質之信而又知君敬以奉先孝以事親兢兢然常若不及故余雖未識君已竊敬愛之余後至君家君侍諸父謹甚既坐拱而立彌久無倦少間余私問令弟安否時鎮在病君慘不能對輒泣數行下其誠篤如此余益信舊所聞不妄余既卧病不復與世接一日有縞衣扣

門者自言君之子填余喜出迎昉知君以歲癸未八月  
寢疾斥遠左右整容端卧而逝享年六十有六配周氏  
濂溪先生之裔將仕郎宗易之子婦德母儀不愧其先  
後君一年亦卒享年六十有四填將奉二親之喪以乙  
酉歲九月壬午葬大華東車莊之原來乞銘填矯末俗  
緇黃之弊用古禮雖疾不飲酒食肉痿甚望之知為孝  
子敢不銘銘曰

嗟大本惟純至天作合賢之裔修于身迪厥嗣率而行

之古之制銘以昭之後千歲

故陸文學墓誌銘

惟宋寶慶乙酉金壇復齋陸先生卒享年八十有五乃  
丁亥二月壬寅合葬于游仙鄉其夫人張氏之瑩先生  
諱從龍字子雲復齋其自號甫里先生世居吳郡其裔  
孫黻當嘉祐間以校書郎來丞邑因家焉曾祖兌祖淵  
父興皆不仕先生二歲而孤稍長務學精專雖字畫亦  
不苟性亮直不能容人之過士友嚴憚鄉隣亦有所畏

而不為歲癸卯貢于鄉繼是五上春官上奉廷對皆不  
偶曰命也可奈何由是忘情私祿自放于山巔水涯今  
天子龍飛貴德尚齒先生遂以累舉恩與其子坦之同  
授信州文學鄉里榮之次子漸之蚤世孫中行習進士  
業銘曰

游仙之鄉鬱鬱佳城咨爾後來想見儀刑皓首龐眉商  
山之侶詩酒平生甫里之雲仍

故分宜知縣于奉議墓誌銘

于氏姬姓之別至漢丞相定國始大代為東海著姓其  
居毘陵者自盱眙徙盱眙地近東海豈定國之裔歟余  
蚤游場屋聞毗陵之于兄弟踐世科有以經學魁南省  
者恨不得從之游今老矣而里中修職郎前嘉興府海  
鹽場支鹽官張君梗顧俾余銘其婦翁分宜大夫之墓  
問其族于氏則向之有聲場屋者皆其伯仲也余其何  
辭君諱璿字伯玉曾祖溥故左朝奉郎汝州司錄累贈  
金紫光祿大夫妣黃氏廣陵郡夫人祖霆故朝議大夫

知漢州爵文安縣開國男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妣王氏  
太原郡夫人父倣故朝奉大夫通判鄂州母徐氏宜人  
君以父仕授平江府崑山尉信陽軍司理連丁大艱再  
授光州定城尉為武安光山軍節推用薦者改秩授奉  
議郎賜緋衣銀魚知袁州分宜縣以寶慶丙戌五月壬  
午卒享年五十有九娶徐氏三子楸杲格皆好學二女  
張君楸其長婿次適承議郎通判建寧府張君存存後  
君四月卒楸等將以來年二月五日葬君武進縣懷德

鄉蔣渡之原前期介張君以請余雖企慕君家儒學之盛願得以鄙文自託於不朽然實未詳君行治張君為余言君賦性寬平臨事耿介內行甚飭久要不忘其尉定城也以選攝郡博士者三年士服其教秩滿借畱者衆郡上其事有旨中書籍記其在長沙也幕府事殷剖析如流見謂撥煩吏浮光並邊會北兵入協力城守敵去而仕者無固志君獨遲留者四載分宜始至積負餘二萬緡君不以趣辦為能首以寬民力為請至不勝期

會之迫以俸代輸夫博士兼官非學不能中書籍記幕  
府專決非才不可事不辭難之謂義斂不及民之謂仁  
張君之言信也君其庶乎銘曰

尉以發植為功而教以善之令以趣辦為能而寬以便  
之詩書之言庶其踐之告後千載尚想見之

漫塘集卷二十九